

目摇录

序言——火盆上的得摩福翁……（员
访苏归来……（员
访苏归来·附录（一）……（缘苑
访苏归来·补正……（远怨
访苏归来·附录（二）……（员远怨

附 苏联还在教育我们

摇——读纪德的《访苏归来》……乐摇朋（员缘缘

作家的良知

摇——另一位法国作家的莫斯科之行……郑异凡

（员园园

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纪德的恩怨……闻摇一（员园园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序摇言

——火盆上的得摩福翁

员怨猿远年 远月 员苑日，纪德应苏联作协的邀请，由 缘位作家陪同访问了苏联，至 愿月 圆员日回国，历时两月有余。归国不久发表《访苏归来》，猿万多字的短文，加上次年出版的《附录》、《补正》等材料，也不足 员园万字，可是却掀起轩然大波。一夜之间，纪德就从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友人变成“敌人”。当年那种辩论和攻击的激烈程度，只有经过重大政治运动的人，才能有所领会。

事过 还园余年，尤其在我国十年浩劫结束，苏联解体之后，那场大辩论和本书所涉及问题的是是非非，早已十分明了，再谈文中这些批评和见解如何正确和基于善意，而攻击他的那些观点又如何荒谬和偏执，今天看来就显得有些多余了。我们固然佩服纪德的先见之明：早在半个世纪前，他就看出苏维埃政权要解体的种种征兆，并且提出了忠告。我们固然也钦佩纪德坚持正义的勇气：在世界范围左翼思想成为主流思潮的红色 猿园年代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站出来讲真话，触怒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进步力量。对与错，从来就不能以一个政党、一条路线或一种思潮来划分，这一点早已被历史屡屡证明了。

今天读《访苏归来》，最引人发省的，还是纪德这次面对大是大非急转弯的思想轨迹和心理历程。我们在敬佩之余，要看一看一代知识分子的佼佼者，如何不避艰难，走了这样一段历程。

圆园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世界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

难,法西斯主义又崛起,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架势,而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养痈成患,越发暴露出虚弱、腐朽的一面。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又遇到空前的挑战。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,怀着忧患的意识,开始纷纷转向新型的苏维埃政权,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希望。不能说他们这种选择,都是因为过分天真和狂热,至少像纪德这样特立独行的人,是经过充分思想准备的,绝非一时冲动的轻率的决定。

纪德生在新教家庭,是在传统道德的禁锢中成长起来的。他自道:"我的青春一片黑暗,没有尝过大地的盐,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。"因此,青春一旦失而复得,他的心灵就变成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。他以百倍的激情,去做他青年时代该做而未做的事情:追求快乐。为此,他不断地摆脱和放弃许多东西,甚至包括家庭、友谊、爱情、信念、地位、荣誉……为此,他完全摈弃了传统道德和西方价值观念,拒绝任何生活准则,要享受真正的生活,做个真实的人。

不要小看这"真实"二字,他一生如果有准则的话,这就是他的最高准则。从而他最憎恶虚假,他所拒绝和鄙视的,大多是他认为虚假的东西。不过,他还仅限于追求个人自由和人生的快乐,不大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。

员圆缘年 苑月 员源日,他同友人动身去刚果和乍得旅行,次年 缘月回国,他就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大公司对土著民族的残酷剥削,发表了《刚果之行》和《乍得归来》。这样,围绕殖民地问题,议会里、报刊上都展开了大辩论,政府不得不派团去调查。纪德预言,照这样统治下去,殖民制度维持不了多久。抛开这场辩论的社会意义和纪德的论断正确性不谈,经过这个事件,纪德的思想

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观念:正义。

进入猿园年代,纪德越来越关注苏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,也越来越同情共产主义。员怨猿缘年员员月,纪德和马尔罗曾去柏林面见希特勒的干将戈培尔,要求释放季米特洛夫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。同年,纪德进入反法西斯作家同盟警惕委员会。员怨猿苑年远月,纪德主持召开了世界保卫文化作家代表大会。他成为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朋友,究竟有什么思想基础呢?

纪德自道:"引导我走向共产主义的,并不是马克思,而是《福音书》……"

这不是戏谑之言。猿园年来的创作生涯里,他在作品中仅仅传播自由,而不是宣扬信仰,只因他没有什么信仰可宣扬。但这不等于说他不在寻觅。他反复阅读过《福音书》,做了笔记并写成小册子《你也是……》,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东西:不带宗教的基督教理想,没有教条的伦理;同样,他在共产主义学说中看到了没有家庭、没有宗教的社会理想。

"三年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","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的主导思想,便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量,更是对正义的强烈渴求"。

又是"正义",这是他所找到的理想和信仰,他要拥抱的真理。他也正是这样来理解苏联和共产主义的。

于是,他在员怨猿缘年出版的《新食粮》中写道:"快乐对我来说,就不仅像过去那样是一种天生的需要,还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。"

纪德这个"背德者"能谈道德和义务,思想变化何其大啊。而且,他也不是空谈道德,在《新食粮》中还写道:"我的幸福就在于增添别人的幸福,我有赖于所有人的幸福,才能实现个人幸福。"

请看,这多像一位共产党人的誓言:个人幸福和人类幸福结

合起来，首先要实现全人类的幸福，才有个人的幸福。可以断定这不是表白和抄袭（因为这不是入党申请书），而是理想和信仰的一种表述。

纪德就是怀着这种理想，到他心中的“理想国”苏联去朝圣。“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什么？不止是一个遴选的祖国，还是一个榜样、一个向导。我们所梦想的、几乎不敢期望的，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。由此可见，在一片土地上，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。”

不料现实却击碎了纪德的理想。

到苏联访问不久，纪德就陷入盘根错节、纠缠不清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之中：极简单的一件事也弄得十分复杂，让人理不出头绪。这里略举一二：

苏联人生活条件很低下，许多工人家庭食不果腹，但是他们又十分满足，莫名其妙地总表露出一种优越感，认为各国人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；

苏联宣布消灭了人剥削人和不平等制度，但是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：那些“革命的受益者”自视高人一等，他们享受着特权，对下属、佣人、普通劳动者，明显地流露出冷漠和轻蔑；

大力提倡自我批评但又缺乏批评精神，只准讨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，绝不可以涉及路线和政策本身，否则就要倒霉；

对苏联发生的一切只能说好不能说坏，只能颂扬而不能批评；

当初“充满对正义的强烈需求”的革命精神，摧毁沙皇旧世界的那种精神力量，革命一旦成功就免谈了，再谈就是妨碍革命，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是反革命了；

一方面大谈弘扬文化，一方面思想贫穷化，作家艺术家必须遵照路线创作，把群众的思想“深加工”，与之保持一致，借助《真理报》一呼百应的气势搞臭和清除反对派……

纪德在苏联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掌权，而是斯大林一个人专政；他看到的不是生机勃勃，而是死气沉沉、闭关锁国的苏联。他在苏联看到了他最痛恨的东西：“一切降低人的价值的东西，一切减退人的智慧、信念和锐气的东西。”他也看到了他深恶痛绝的非正义：受到政治迫害而陷入绝境的普通工人求告无门……

纪德终于明白：苏联背离了它当初追求的目标，背叛了它令人们产生的所有希望。怎么办？如何处理人们肯定期待他做出的全面判断？“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，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（像罗曼·罗兰那样）吗？”纪德陷入惶恐和痛苦之中。

本来，纪德从一个“背德者”走向主持正义，靠拢苏联和共产主义，有了理想和信念，就已经走了一段艰难的历程。现在，他又面临另一段艰难的历程：离开苏联，离开他“遴选的祖国”。纪德所走的是双重的艰难历程。

纪德自道：“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，我拥抱的是真理，假如党离开真理，我当即就离开党。”

然而，投鼠忌器。进步阵营早已把苏联和这项事业过紧地连在一起，对苏联的批评，很可能会转嫁责任，从而损害这项事业，纪德也就同整个进步阵营为敌了。

维护虚假的东西，就要丧失他终生最看重的人格，也违背他重大抉择从不以功利为前提的品性。“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，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本人的信仰。”

这就不仅仅是做人的真诚，而是信仰的真诚了。“在我的心目中，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人类，这就是人类的命运、人类的文化。”

纪德在《访苏归来》开篇讲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。谷物女神得墨忒耳装扮成老妪模样，进王宫照看刚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。女神出于无限的爱，渴望将孩子带上神界，就在深更半夜把小王子放到炭火上锤炼。不料王后闯进来，推开女神，移走炭火，“毁弃了修炼中的超人品性”，孩子得救，却未能成神。

一到苏联访问，在纪德的心目中，苏联很快就成为一个破灭的神话。但是，他仍然端出《访苏归来》这样一盆炭火，有谁能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？

唯有历史。



访苏归来
摇摇摇纪念欧仁·达比

——这是我在他身边,同他一起的经历和思考,我把这些篇章献给他。

荷马在颂扬得墨忒耳[①]时讲述,这位伟大的女神为寻觅女儿到处奔波,一天来到刻勒俄斯宫。女神扮成老妪模样,宫中无人认得:王后墨塔涅拉派她照看刚出世的小王子得摩福翁,即后来开创农耕的特里普托勒摩斯[②]。

夜晚宫门紧闭,人们都已入睡,得墨忒耳将得摩福翁抱出柔软的摇篮,将其赤条条的身子置于炽热的炭火上。此举看似极为残忍,其实却出于无限的爱:她渴望将孩子带上神界。我想像得出,伟大的得墨忒耳俯视这光灿灿的婴孩,犹如俯视未来的人泪:

① 得墨忒耳: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。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采花时,冥王哈得斯突然从地下跳出,将其劫至冥府为冥后。得墨忒耳悲痛欲绝,到处寻觅女儿,致使土地荒芜,饥馑蔓延。于是主神宙斯命哈得斯准许珀耳塞福涅每年春天回到母亲身边。——译注

② 特里普托勒摩斯:希腊神话人物,半人半神,受谷物女神指教,学会造犁和耕作。——译注

他经受炭火灼烧,在这种考验中强壮起来。他身上正孕育着不知何种超人的、强大而出人意料的光辉品性。噢!得墨忒耳的大胆尝试,怎么就不能进行到底,她的挑战,怎么就不能毕其功于一役!根据传说,只因墨塔涅拉忐忑不安,受母性担忧的错误引导,闯进实验室,一把推开女神,移走炭火,毁弃了修炼中的超人品性,结果为救孩子而丧失了一个神。

前言

三年前我曾表明,我赞赏并热爱苏联。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,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,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进展,并带动全人类向前飞跃。当时我就想,为了领略这种新生,当然有必要活着,贡献一生助其成功。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,毅然决然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。这一点我们再三重复,但愿还能够这样讲。

前往参观之前,近来的一些决策,似乎已经显示:那里开始转向了。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担心。

于是,我(在 [illegible] 年 [illegible] 月)写道:

> 摇摇也正是对苏联的这种愚蠢而无理的攻击,极大地促使我们今天执意捍卫她。他们,那些狂吠者,恰恰在我要停止赞许她时,就开始赞许她了,因为他们要赞许的,将是她的妥协、让步,即授人以柄的东西:"你们都瞧见了吧!"但她也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由此背离她当初追求的目标。但愿我们仍然盯着这个目标的目光,绝不会因此缘故而从苏联移开。

(《新法兰西评论》员猿远年 猿月)

不过,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前,我仍固执地抱着这种信赖,宁愿怀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。就在抵达莫斯科的四天后,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葬礼时,我在演说中还表明:"在我们的头脑里,文化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,我们将捍卫苏联。"



红场上的"五一"节游行

我一贯明确地表示,一个人始终坚持己见,这种愿望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。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,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们本身的信仰。

如果一开始就失误了,那么我最好及早承认,因为在这件事

情上,我对这种过错所误导的人负有责任。这种情况就免谈自尊心,况且我也没有多少。在我的心目中,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,这就是人类,这就是人类的命运、人类的文化。

难道一开始我就看错了吗?一年略多一点时间以来关注苏联的事态的人给我说一说,到底是我还是苏联变了。所谓苏联,我指的是苏联的领导人。

还有一些比我在行的人会说,这种转向也许只是表象,而我们所见的前后不一,也许只是某些先前安排的必然结果。

苏联处于"建设中",务必在心里不断重复这一点。由此产生异乎寻常的兴趣:要去那片正在分娩的广袤大地盘桓数日,就仿佛亲临诞生未来的现场。

那里有好也有坏。我应当说:有极好也有极糟。大好局面,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。而努力,并不是每时每地都获得预期的效果。有时就会想:时候未到。有时,极糟伴随着极好的,并行不悖,简直可以说,极糟是极好的结果。从最明亮到最阴暗,过渡突然得令人咋舌。前去旅行的人,往往根据定见,只对这一点或那一点感兴趣。苏联的友人,也往往无视坏的方面,至少不愿承认其坏;因此,谈及苏联,实话往往基于恨,假话往往出于爱。

然而,我的思想则不同: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地拥护的人,我要求极为严格。仅限于颂扬,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,我认为毫无顾忌,直言不讳,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,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。我要提出批评,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,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,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,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。

谁能说得明白,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?不只是一个遴

选的祖国，还是一个榜样、一个向导。我们所梦想的、几乎不敢期望的，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。由此可见，在一片土地上，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，而且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，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。最艰难的事似乎已经做到了，而我们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，欢欣鼓舞地贸然投入她所进行的这场斗争。

即使失败了，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，还会感到同心同德呢？不过，失败的一闪念就无法接受。

假如某些默许没有照办，那么应当谴责什么呢？应当归咎于最初的指令呢，还是应当归咎于执行中的偏离、违背，归咎于无论多么有理由的妥协呢？……

一方面是苏联乐得并理应骄傲地展示的东西，另一方面是我所能看到的情况，对这两方面的个人思考，我都在这里和盘托出。苏联的成就，大多令人赞佩。她在全国范围内，展现了喜人的幸福图景。我在刚果曾离开总督的汽车，设法直接同所有人、同任何人接触，了解情况，而赞许我这种做法的那些人，是否会责备我把同样做法带到苏联，不受一点迷惑呢？

我并不掩饰，敌对的党派——“热爱秩序可以和喜好专制暴君混为一谈”①的那些人——想要从本书获取表面看来对他们有利的东西。假如我不是坚信不疑，这本书就不会发表，甚至不会

① 托克维尔的《关于美洲的民主》导言。——原注 * 托克维尔（[illegible]），法国作家与政治家。他的作品《关于美洲的民主》（[illegible]）发表之后，很快就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《圣经》。——译注

写出来 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,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,即 :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,不足以抹煞一项国际性的、全人类事业的真理。谎言,哪怕是默认的谎言,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,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 ;但是,这正中敌人的下怀。而真话,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,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。

一

在工地,在工厂或疗养院,在公园,在文化园,能直接同劳动人民接触,我由衷地感到一阵阵喜悦。在这些新结识的同志之间,我觉得当即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情谊,我也心花怒放,乐不可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拍下的照片总是面带笑容,甚至喜笑颜开,而我在法国的照片则少有这种表情。多少回啊,我在那里欣喜过度而涌出眼泪,涌出温情和友爱的泪水。例如,去索契附近顿巴斯矿工疗养院那次……不,不!事先根本没有约定,完全是自然的。一天晚上,我没有通报一声就突然造访,但是我很



纪德访苏时在集会中

快觉出,和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感。



纪德访苏时在群众中

还有那次临时去博尔若米附近那座儿童营地参观,营地虽然很简朴,几乎是简陋的,但是孩子们却洋溢着幸福而健康的神采,仿佛要把他们的欢乐献给我。叙述什么呢?言语无力表达如此深切、如此纯朴的一种动情……然而,为什么提这些人,还有那么多别的人呢?格鲁吉亚的诗人、知识分子、大学生,尤其是工人,我对他们当中许多人产生了炽烈的友爱之情,而且不断地叹息,自己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语言。不过,他们深厚的情意已经由笑容、由眼神充分地表达出来了,我真怀疑话语还能补充什么。应当说,我在那里所到之处,是作为朋友介绍给大家的 :众人的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感激。我希望更加对得住这份感激,这也推动我把话讲出来。

他们最乐意向人展示的,则是最出色的成绩 ;自不待言,这完

全在情理之中。然而也有许多次,我们随意走进一些农村学校、幼儿园、俱乐部,这些他们根本没有想让我们看,当然跟其他许多地方毫无差别,而我恰恰最欣赏这些地方,就因为不是摆样子给人看的。

在所有我参观的少年先锋营中,孩子们都很漂亮、营养良好(每日五餐),受到极好的照料,甚至备受宠爱,一个个非常快活,目光明亮,充满信心;他们的笑容也没有狡黠与恶意,而我们作为外国人,在他们看来很可能显得有点可笑。但是任何时候,无论在他们哪个人身上,我也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嘲笑的迹象。

同样幸福开朗的表情,我们也常常在成年人脸上看到了:他们也同样漂亮,身体健壮。文化园无疑办得十分成功,尤其是莫斯科文化园,那是他们工作一天之后,晚上聚会的场所。

我常去莫斯科文化园,那是个游玩的地方,好似"月亮公园",但是要大得多。一跨进大门,就觉得置身于异国他乡。那么多青年男女,处处举止端庄,十分得体;看不到一丝一毫愚蠢粗俗的玩笑、下流放纵的举动,甚至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打情骂俏。到处是热情洋溢的欢乐气氛。这里组织游戏,那里举行舞会;通常有一个男的或女的辅导员,安排并指导活动,一切活动都秩序井然。跳舞的人拉成很大的圆圈,谁都可以加入,但是围观者远远多于跳舞的人。再往前走,便是民间歌舞,通常只有一架手风琴为之伴奏。这块地方围起来,但是可以自由出入:业余爱好者在里面练习各种杂技;一名教练在监视"危险的空翻",不时地指点;稍远一点儿安放着体操器械,那些人耐心地等待,轮流上去练习动作。一大块场地专门辟为排球场,而我观赏不够那些排球队员健壮优

美的身姿。再过去则是安静的游艺：国际象棋、国际跳棋，各种各样锻炼智力和耐心的小棋类，有些我不知道，设计得极为巧妙；还有许多训练体能、训练动作灵活敏捷的游戏，在哪儿我也没有见过，难以描述，有些如能引入我国，肯定会大受欢迎。在那里呆上几小时都会有事儿可干。成人有成人的消遣，孩子有孩子的游戏。就是幼儿，也有专门的场地：他们能找到小房子、小火车、小船、小汽车，以及许许多多适于他们小身子的微型器具。安静的游艺场（爱好者总是那么多，要好久才能等上一张空桌）连着一条大通道，两侧木牌上挂着各种灯谜。这一切，我再说一遍，没有一点儿低级趣味；那么多人，衣着十分整洁，人人都显得那么正派、庄重，彬彬有礼，而且无拘无束，那么自然而随意。除了儿童之外，来的人几乎全是工人，他们来进行体育锻炼，休息娱乐，或者学习（须知还有阅览室、讲演厅、电影厅、图书馆，等等）。莫斯科河畔有游泳池。在这偌大的文化园中，小讲坛随处可见，有人临时充当教师，在上面高谈阔论，宣讲事件、历史或地理，还借助图表，甚至还讲解实用医学、生理学，也大量借助解剖图，等等。听讲的人极其认真。我说过，无论在哪儿，我都没有捕捉到一点讥笑的企图[①]。

不过，这里更可观：一座露天小剧院，开放的大厅挤得满满的，约有 缘[illegible]听众（没有一个空座），他们都聚精会神听一名演员

① 我的朋友 载听我这么讲，不禁高声说道："您认为这是好事？嘲笑、讽刺、批评，全都相互关联。不会嘲笑人的孩子，长大了必然毫无主见，唯唯诺诺，而到那时，您这个嘲笑的人，就会批评他'随大溜'。我还是拥护法国式的挖苦，哪怕是挖苦我本人。"——原注

朗诵普希金的诗（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一章）。靠门口一侧的角落是跳伞区。在那里，跳伞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项运动。跳伞塔 100米高，有三个跳伞架，每隔两分钟，就会放下一个业余爱好新手，落到地上未免重些。来呀！谁冒这个险？大家争先恐后，要排队，等着轮到自己。且不说那草坪大剧场，在那里演出，观众差不多能有两万人。

莫斯科文化园面积最大，各种游艺设施也最齐全；列宁格勒的文化园最美丽。苏联每座城市，除了幼儿园之外，现在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园。

自不待言，我也参观了好几座工厂。我知道，而且在心里也一再重复，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与欢乐，就取决于这些工厂的良好运转。但是这个问题，我拿不出行家之言。反正有别人谈论，我相信他们的赞扬。我能够谈的，惟有心理上的问题；我在这里最关注的，几乎只有这些问题。如果间接谈及社会问题，那我也还是站在心理的角度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对景物的兴趣减少了，锐减了。即便景物再美，而对人却兴趣渐浓。在苏联，人民值得赞美：格鲁吉亚人、卡赫特人、阿布哈兹人、乌克兰人（我只谈我见过的），而依我的好恶，列宁格勒人和克里米亚人尤其值得赞美。

我在红场参加了莫斯科青年节。克里姆林宫对面建筑的丑陋，由横幅标语和青枝绿叶遮掩了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华美壮观，甚至（我得赶紧在这里讲出来，因为往后我不能总这么讲了）达到高品位。从东南西北各地汇聚来的青年，意气风发，接受检阅，游行队列通过要几小时。场面如此壮观，我绝没有想到。这些完美

需要正本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